

故乡的端午节是条温暖的河

孙琳

我伫立在季节的路口,望见依稀可辨的故乡,那一个个令人难忘的端午节,在烟雨苍茫的尽头,出现在脑海里,心头不免涌起些许的惆怅、些许的甜蜜。槐花的清香、红枣的甜蜜、粽子的鲜美,父亲的艾草、母亲的粽子,如温暖的河流,纷沓而来。

我的故乡,位于辽西的一个叫川州的小县城。每一年的端午节前,这里的市场生意推手,就热闹红火起来,人们流连于芦苇叶、菖蒲、艾叶、香囊、红丝线、大黄米、糯米以及大红枣、赤小豆、鱼、肉等摊前,喜滋滋地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。

我也特别盼望端午节的到来。早上起床后,母亲笑盈盈地在我的衣领下方,挂上缀着红丝线的香囊,在我手腕、脚腕上挂上五彩线,意为吉祥;接着,我兴奋地跟着父亲去山上拔几把艾草带回家,兴致勃勃地插在门和窗口上,看见母亲,把饭桌洗净放在厨房中间,把洗干净的菖蒲叶子铺在桌上,然后,双手拿起叶子,折成筒状,先放进去一颗大红枣,再捞出泡好的糯米或大黄米,放进菖蒲叶子里,再放两颗枣,她灵巧的双手,三折两折,一个裹着碧绿的粽子的粽子就包好了。这时候,我就会蹦蹦跳跳地唱起童谣:五月五,买条黄鱼过端午;插艾叶,挂香囊,煮鸡蛋;吃粽子,撒白糖,去看龙舟喜洋洋。唱罢,跑出去和小朋友们疯玩。当窗子里飘出粽香时,巷子里就传来母亲唤我回家吃粽子的声音,那悠悠

然然的声音,至今还温暖着我的心。

12岁那年端午节,我不再唱歌谣,嚷嚷着要跟母亲学包粽子,母亲拍拍身边的小木凳,示意我坐下,递给我几个粽叶。我边看母亲怎么包粽子,边笨手笨脚地包起来,谁知,这粽叶和大黄米到我手里,就格外不听话,包上,散了,再包上,又散了,我紧蹙眉头,委屈地看着母亲,那粽叶、大黄米和马莲绳,怎么在她的手里,就那么听话地任她摆布?一会儿一个地放进盆里,犹如一个个艺术品。我叹了口气,放下被我弄坏的粽叶,专心地看母亲包。母亲包好一个粽子,微笑着看我,抓住我的手,拿着一个粽叶平放在桌上,再拿一个粽叶压在桌上的粽叶上,再拿一个粽叶压在第二个粽叶上,然后卷筒,放进大黄米和枣子,三折两折就包好了粽子,我惊喜地看着手里的粽子,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。母亲微笑着看着我。我从她眼神里,看见了她的鼓励,一边回想着包粽子的过程,一边铺粽叶,学着母亲的样子,把粽叶折成筒,然后再三折两折,包好后,抽出一条马莲绳,细心地绑着,我的第一个粽子,在母亲手把手地教导后,终于包好了。我兴奋地大声叫着父亲看我的杰作,父亲转过身来,看着包好的粽子,夸奖着我,一家人高兴地说笑着,我和妈妈没有耽误手上的活,不到中午,粽子就包好了。我看着自己的杰作,跟母亲比,还是有差距的,没有母亲包得好看。我反复

地看那一个个包好的粽子,仿佛深深浅浅的梦行,飘香四溢的行歌,在五月的繁华绿荫里,涉水相逢便是永恒。

我高兴地走来走去,家里到处都是菖蒲和艾草的清香味儿,满嘴的香溢于唇齿,盈满开来。我们姐弟几个,总是夸张地吮吸着这悠悠清凉,贪婪而牵念。不知不觉,走进了不管是屈原的记忆,抑或是伍子胥悲壮的历史,以及与端午相关的那些民间传奇,那些共同灿烂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蕴含中。

母亲有时也会包肉粽、赤豆粽、白米粽、酱油粽、麦片粽等。在煮粽子时,还要放上鸡蛋和鸭蛋,这样煮熟的蛋就格外清香。母亲还会在吃粽子前,捞出鸡蛋,在桌上让鸡蛋旋转,说是给我滚时运,她还在没吃完的蛋上用彩笔绘上我的属相,据说会驱逐邪气的;她用线或麦秸编成漂亮的蛋袋,把蛋放在其中,然后挂在我胸前,解着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蕴含。

多年过去了,故乡的端午节,父亲的艾草、母亲的粽香,仿佛就发生在昨天,记忆犹新。久居城市,每到端午节,匆匆地到市场买几个粽子,再做几个菜,节就算过完了。只是,所有的吃食里,再也没有了母亲的味道,而艾草那一抹芳香,萦绕于葱郁的北方原野上,总是徜徉在我的记忆深处。守望中滑入了夏的荷韵,在经年的路口,忘不了飘香摇曳的约定。



艾香里的思念

梁玉梅

清晨的露水
饱满着艾草的清香
仿佛还沾在我的裤管
而我,已成了游子

母亲的手
在粽叶马莲草间腾转
裹进去的端午
排列成行

小城没有江和海
一条凌河水煮沸艾香
茂盛的艾草拥抱浅淡的河床
母亲的爱随草叶成长

不知艾草是否还茂盛
母亲已化成艾香流进岁月长河
如今,我沿着海岸线寻找
母亲!故乡

粽香弥漫
恍惚间
我泪落成行

夏天的地气

胡竹峰

立夏后,开始热了。天气热,地气也热。进入伏天,赤脚走在地上,沙子有灼伤脚板之热。热里醒来,热里入睡。在山村小屋纳凉,喝清茶,谈闲话,是颇愉快的事。清茶如雪,绿色的雪,绿茶的雪意湮灭了夏日的酷热。红茶是一团温暖的炉火,三杯下肚,两腋生风,一阵通透。

日头像火,室外是火场,室内如炭炉,使人十分气闷。这时候,常引起一种空想。天气炎热,心思散漫,就想在天黑。太阳虽下山了,地气还是热烈。性急怕热的人,从井底打桶清水,泼在地上,细雾升腾,地面轻轻敲响,暑热有一些消散了。

早晨,晴朗的天空不见云最好,蓝蓝的天让人翩翩欲飞。有时候天空有云,大块的云像白象。有时候天空有风有雨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倘或是大风大雨呢?归无所归,索性不归,也未尝不可。

夜里倘或有雨,最喜欢躺在床上听雨声。没有瓦,没有荷,更无残荷,只有雨拍打窗户的声音,还有雷声与闪电,让人觉出乾坤浩荡的正气。看着窗外,灯在雨中,树在雨中,楼在雨中,河在雨中,山在雨中。夏天的雨,来去急遽,来势汹汹,去时匆匆,不多时又若无其事日光倾城,不同于春日和风细雨。

雨夜,穿雨鞋或者打赤脚在地气弥漫的院子里闲步,很自在,身体一步步鲜活丰腴。雨水激荡起地气,鼻息中有地脉深处的气味。走得久了,像是获得了天地的气息,回房喝杯茶,写篇文章,当作梦游,也是很好的消闲。

夏天雨住时候最美,天空豁

然,雨落涨水,地气也长。空气有些黏滞,浓郁的地气迎面而来。河里涨水了,有些混浊,地气充沛,大水走泥,有些石头被水冲得翻滚了一圈又一圈,又沉沉搁在那里悄无声息,等着下一次翻动。

春天的山看颜色,从新绿到浓绿。夏天的山看气势,地气旺盛饱满,林间的树木草叶粗壮了,葳蕤充沛,青苔湿漉漉的,触目皆是饱满的绿意,山岚青翠得蠢蠢欲动的样子,不管不顾,近乎苍郁。

听女儿念节气歌,心想人生也有二十四节气,九岁的她现在是立春前后,近四十岁的我却是夏至与小暑大暑之间。一年好景一圈圈走。一年复一年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春夏秋冬,生灭荣枯,日子走得久了,成了一季,一季又一季拼贴成一年。

希腊人说季节影响道德,我并无研究。由环境而生情绪而生性格,大概颇有道理。一年里只有严寒或者只有酷暑,或者几月一日或者几月一夜,想想即有惧意。节令

更迭,气候变化,地气不同,我喜欢这样的四季一年。

夏天早晚真舒服。空气很爽,有一种干净的凉,浑身轻快,自然欢愉。山里闲居,清晨醒来,虽不像冬日早上有疲惫感,总愿意在床上赖一会儿,听听风声,听听鸟鸣。傍晚,结束了劳作,炎热后的清凉最让人贪恋,田野静气弥漫,舍不得早早归家。

喜欢日出前外出,一个人去山里走走。小路边都是露水,晶莹剔透洒在花瓣上,或者挂在草尖,凝在石凹里。树叶经过一晚夜露的浸润,触手一湿。走得久了,裤管潮湿的,露水贴着脚蹠,有夏夜的气息。鸟鸣格外清脆,钻进耳朵,穿过树叶,悠扬飘过山冈,滑向树梢。走得累了,找一片阴凉地躺着,或者睡一小会儿,浑身爽利。饱满的地气又湿润又蒸腾,贯通体内,与暑气交汇。静静看山里的飞鸟,看草叶上的爬虫,看风摇动树叶,看阳光在山林里密密匝匝变幻不定。

盛夏去湿地,四处看看。芦苇遍泽,野

最喜欢夏天水边的地气:溪旁、河岸、湿地、湖畔。山里偶尔有燥意,天太热,草丛似乎埋藏着火球,热气咆哮而来。水边从来温和,正午暑气最热时,待在芦苇下、树荫处也觉得沁凉。山里走得累了,每每遇见一线水,顷刻忘忧。

山有一股执拗,水常常温柔婉约。山存厚德,水见灵性,水边的地气也轻灵。堤岸水草丛生,柳丝垂下肆意伸长,耕牛的倒影映照河里,浅水处鱼虾怡然自乐,一派古雅。水面三五只水鸟跃然舞蹈,疾速如闪电。一只小麻鱼银光闪闪,无所依傍。伸手去捉,指尖甫触水面,它顿时腾挪一尺开外,瞪圆了眼睛,不知所措地悬在水里,仿佛定在半空,淡淡的身影投入水底,像一笔淡墨若有若无。

人自古亲近水,每年夏天,总惦记去水边看看。虽然不能击掉中流,纵览万顷,于水湄安寝,枕涛声于梦中,得些自然心性,也觉得安妥。

盛夏去湿地,四处看看。芦苇遍泽,野

鸭扑腾觅食,蝉在大片蔓延的绿意里声嘶力竭长叫不止。日出日落时景致尤好,水染成橘黄色,风轻轻吹着,吹淡了暑气,人也进入一个纯净而妥帖的氛围里,得了饱满的地气滋养,精神健旺。

有年和友人结伴去新安江,看书,行走,江水日夜奔流不绝,卷来无穷无尽的地气,也给人无穷无尽的灵气,心潮湿而温停,阳光下,新安江像从梦幻中流出。河岸草木朦胧,耳畔一时宁静。地气安宁,有说不出的妙境,五脏六腑像熨斗熨过,无一处不服帖,肉身与灵魂一下子稳当了。

喜欢靠水而居,闲暇了临窗看水。没有风,水面莫名颤浮起粼粼细纹,俨若有仙女踏波光走来,款款细步水雾烟霞中,飘忽若神,凌波微步,罗袜生尘,有曹植笔下洛神之风。窗边竹篾里,煮熟的菱角肉质紧密,新嫩的莲藕粉而不膩。剥壳食得三五枚,诗意和地气一齐袭来,是乡野气息,是田园风味。

归来

阎秀丽

茂奎往手心里吐口唾沫,左脚向前抓牢地面,右腿向后绷紧,镐头高高扬起、落下,扬起、落下,一下又一下。地面上翻出黑褐色的土壤,散发出新鲜的泥土腥味。

这是茂奎家的一大片地,因为没人耕种,早已撂荒多年,成为老牛的乐园。茂奎迈开步子量了量,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,抬头看着河对岸一排排的房屋。

整个村子静得让人心里发慌。“哎!”茂奎喊了一嗓子,老牛回头看他,“哞”一声作为回应,又低下头,专心地用长舌卷食着青草。大概是牙口太老,那些青草从舌头底下滑出,一缕亮亮的涎水,顺着嘴角流下来。

茂奎把目光移向最东面一个院子,说:“满仓两口口子一大早就进城打工走了,让人心里怪难受的,唉……”

茂奎叹口气,摇了摇头,拄着镐把,久久地凝视着那个空旷的院子。村子还是那个村子,不会因为一家人的离开有什么变化,一切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。就像脚下踩的这片地,茂奎闭着眼都知道哪里是边界。

曾几何时,村子是喧嚣的,这头牛也是在儿子出生后,买的第一个“大件儿”,皮毛滑顺油亮,四蹄粗壮有力。正应了那句话:初生牛犊不怕虎,干起活来有使不完的劲儿。茂奎年轻时很壮实,也像个小牛犊一样,媳妇儿眼睛里噙着一汪泉水,身体就像燃烧着的火苗,刺刺作响,把那一汪泉水燃烧得沸腾起来。夕阳的余晖映着两个亲亲热热的背影,在简陋的土房里,升腾起袅袅炊烟。

再后来夕阳被搅动得热闹起来,一个小小的身影,欢快地奔跑在两个大人和牛之间,时不时传来阵阵笑声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那个小小的身影,在夕阳里越长越高,把大地震得砰砰作响。不知什么时候,那个长高长大的身影不见了,只有两个老人和牛蹒跚的身影。

直到有一天,小路忽然变得冷清起来,一个驼着背的老人牵着牛,一前一后地走在夕阳里。

茂奎收回目光,老牛也收回目光,一口一口反刍着,茂奎也不由得动了动自己的嘴巴。

“年轻人都往外跑,老人一个一个见少,村子真要空喽。”茂奎看着老牛,叹了口气,“就连你,也这么老了,再不干点啥,就废喽。”

老牛没有回话,不满地甩几下尾巴,尾巴尖在草地上扫出闷钝的唰唰声。

“这老太婆,就躺在那儿睡觉,咱俩天天过来陪她,她倒好,睡得恹香甜哩,连个梦都不给我。”茂奎嗔怪地望着山脚下的一个土包,老牛也望向那里。

“真怕有一天,这个村子的人都走没了,那谁来看她?看他们?还有它们……”茂奎指了一下山脚,又呈水平方向缓缓移动手指。房屋、庄稼、墙垣、树木……在他的指尖一一划过,最后落到老牛瘦骨嶙峋的脊背上。稀疏干枯的牛毛,痒酥酥地扎着茂奎的手心。

老牛舔了舔茂奎的衣襟,上面留下隐隐的涎水印渍。

“我才舍不得咱这地儿,也舍不得她嘞。”茂奎絮絮地说着,“有句话不是说秤不离砣不离婆吗?幸好啊……咱们有盼头喽,嘿嘿。”

茂奎把镐头冲着老牛举了举,眼睛眯成两道缝,太阳便落进茂奎的眼睛里。老牛看着他,太阳便也落进它的眼睛里。茂奎用袖子抹了一把眼睛,又抡起镐头。飞扬的尘土和光线搅和在一起,把茂奎笼成一团模糊的影子。

镐头嵌进大地时震动的回声,响彻整个村子。

老牛、风、阳光、低矮的土墙、哗啦啦作响的老树,好像知道茂奎在做什么,想说些什么,却什么也没说出来,只是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。

“怎么样?”茂奎走到老牛跟前,满意地拍拍手。老牛没有回应茂奎说的话,甩了几下尾巴,一股液体从腹下喷涌而出。顿时,暖融融的夕阳里,弥漫开特有的气味。

“你个老家伙,还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哩。”茂奎摸着老牛的脑袋,“老太婆在这儿,我在这儿,你也在这儿,过几天儿子也要回来,村子就不空喽。”

“哞……”老牛拉着长声回答。

茂奎拍拍身上的尘土,想起儿子小时候,撒尿滋到墙上“画地图”的情景,忍不住咧开没牙的嘴,呵呵地笑起来。昨天晚上儿子来电话说,他要带人回来,搞香菇种植,他在外考察过了,觉得这个项目不错,想做几个试点。茂奎这才迫不及待地扛着镐头,给儿子先打下大棚地基。

“儿子回来,挣了钱,满仓、三莽、翠红说不定也会回来,这村子就又热闹起来哩。”茂奎想到这,又呵呵地笑起来。

茂奎蹲下身子,捧起泥土,放在鼻子下,仔细地嗅着。他的脚下,一个硕大的土坑,像是大地的眼睛,直直地看着天空。

茂奎跳了下去,在土坑里来回走着,“眼睛”有了“眼珠”,似乎活了起来。房屋、庄稼、墙垣、树木……所有的一切,便尽收“眼底”,灵动生辉。